

行
水
金
鑑

行

本

會

館

行水金鑑

卷第二十七

河水

明隆慶六年六月戊辰

神宗已登極矣

輔臣高拱特請工部尚書

朱衡解督理河工總督料理山陵事務從之 差江西

道御史周于德督理兩淮鹽課兼理河道 七月戊子

吏部覆朱衡等守河事宜一議官守一議久任言管河

官員防守修築必經歲月駐信地方便責成新築河隄

計長三百七十里每六十里用官一員俱以州判縣簿

領之又添設府同知一員與管河通判均分調督如遇

有急互相協理其每年修守著有成效者年終薦舉紀

錄次第遷秩如管河主簿則陞管河縣丞縣丞陞州判

州判陞州同州同陞通判其係科目者管河通判則陞同知同知陞僉事遞陞參議副使參政按察使布政使累著成效則直以總理河道大用之久其任則河務愈精久其官則河臣益勸衡等所陳誠爲確論詔行之

甲午工部尚書朱衡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隄二策濬淺有漕黃交會之異濬漕黃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水力居十七八築隄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隄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湍悍之性挾川

潦之勢所向何堅不破顧可以一隄當之乃縷水之隄
不然河由淮入海運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隄不使從
旁潰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人
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年永賴不變查清河之淺
應照茶城例每遇黃河漲落時挖挑河潢導令淮水冲
刷則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
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比因民船由閘往來不閉遂至
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郡宜於黃水盛發時
閉各閘惟鮮貢船隻聽令經由探有帶入沙淤隨即爬
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後壅水倒灌
低窪之地積瀦難洩今前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

設有沙淤隨即疏浚毋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
河兩岸止是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報聞 乙未詔均
派兩直隸山東河南河夫於各州縣毋偏累瀕河地方
八月乙卯總理河道兵部右侍郎萬恭巡撫遼東自
陳乞罷不允 十月丁卯吏部覆總理河道萬恭照舊
供職不宜以患病再行陳乞報可 戊辰復歸河南黃
河退灘地三百三十頃于杞縣灘地原屬考城永樂間
杞人墾荒其稅糧隨派於杞後杞姦民避重就輕復報
入考城奏告紛紜至是撫按查勘明白乃復歸杞 庚
午工科都給事中張文佳言河道國家命脈所關海運
方過河運之間道輕重緩急甚爲較然顧黃河遷徙不

常今河流雖安河道諸臣未可自謂安往年河工報完
河患繼報至變起倉卒莫可支持凡以防之不預圖之
不早尚書朱衡之所經略至爲詳盡乞敕河道諸臣及
時舉行併力殫圖不得指以海運弛意河工疏下工部
朱衡亦言漕河自儀真至張家灣凡二千八百餘里河
勢四段不同儀真至清江浦與臨清至張家灣遠隔黃
河不口口力惟茶城至臨清則閘諸泉之水爲河與黃
河相近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即運河也臣故謂茶城以
北當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以出
防黃河即所以保運河故自茶城至邳遷高築兩隄宿
遷至清河盡塞缺口蓋以防黃水之出則正河必淤昨

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諸處創築增築以接縷水舊隄蓋以防黃水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則河深水東無旁決中潰之虞然沛縣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七十里接古北隄與徐邳之間隄逼河身應於新隄外別築遙隄譬之重門待暴增續禦寒此二項工程尤當及時修舉奉詔如議命河臣萬恭經理 己卯戶部奏請開濬榆河自鞏華城達於通州渡口運糧四萬石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從之 十一月乙未以河工告成賞尚書朱衡侍郎萬恭銀幣及郎中吳自新銀兩有差萬恭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貢運轉輸全資河道徐州以上河廣

廣則水有所滙而縈迴徐以下則河狹狹則水無所容而泛溢故欲河不爲暴莫若令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若束水急而驟束水急而驟使由地中舍隄別無策前都御史潘季馴議開一百里故道給事中雒遵議築三百里長隄人情洶洶謂隄費且無益於河獨荷先皇俞允臣等督司道等官申畫地之約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六十期以六萬兩而費止三萬隄工遂成河流順軌臣等復念築隄如築邊守隄如守邊又會題設官布夫建鋪編號沿隄修守以此今年黃水大發而三隄竟不敗河卒無虞北運無一水阻南還無一水阻因陳各官勞勩請加敘獎工部覆從之 己酉河道

侍郎萬恭奏管隄副使章時鸞築過南隄自蘭陽縣趙皮寨至虞城縣凌家莊長二百二十九里有奇用工五十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工除調撥徭夫外仍募夫一十六萬七百一工支河道銀四千八百二十一兩有奇秋分而起未盡十月而成爲照前隄係運道上源先議興築南北並峙若南強北弱則勢必北侵張秋等處可慮北強南弱則勢必南溢徐呂二洪可慮又恐占民膏腴致生咨怨今時鸞督數萬之夫僅七十日竣事接續舊隄旣不多損民地鳩集徭役又不多費官銀且隄虞城以上則上源水有所束得冲刷之宜不隄碭山以下則下流水有所容無泛溢之患治河之策似爲長便時鸞

實錄

原係添設乞敕注實在衙門庶便補報疏下吏部

明神宗

明神宗萬曆元年正月辛卯河道侍郎萬恭奏先臣工部尚書宋禮開河元勲功在萬世乞照平江伯陳瑄例補給卹典章下工部覆如恭議詔予禮贈謚廕一孫入監讀書

四月乙卯廕總理河道兵部左侍郎萬恭子

萬允位入監讀書吏部言恭雖經綸未效於行檢無礙

近科臣劉伯燮奏薦起用具見公論故用給繇子廕焉

辛酉工部尚書朱衡覆科臣朱南雍疏言治河之法

杜萌銷患者上次則隨時補弊或築隄岸以防其奔潰或建閘隄以嚴其蓄洩或導合流以盪其壅滯或探上

源以遏其冲突此外更無奇策今防潰決則徐邳之遙隄當舉豐河之長隄當加嚴蓄洩則境山之石閘當復呂孟等湖減水閘當建盪壅滯則茶城之合秦溝清江口之合淮水當分布官夫大加疏浚遏冲突則武冢口煉城銅瓦廂等處之倒灣當布列夫料預築埽臺河南山東之太黃隄與縷水南隄當增高厚盜決之禁乞申飭河道諸臣悉心經理多方區畫務圖經久之計毋恃目前之安從之 六月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清查河道錢糧催徐淮貧民修挑海口旨下該部 七月辛巳工部覆給事中趙思誠疏言黃河挾百川萬壑之勢益以伏秋潢潦之水拔木揚沙排山倒海所向無

堅不破所賴以容納者在海而輸洩之路則海口也海口梗塞一夕則無淮安再夕則無清河無桃源運道冲決傷天下之大計人民昏墊損一方之生靈關係誠不淺小故必疾使之洩其害始息必多爲之委其洩始易淮安舊有八口今止存其一委旣少則流必緩誠宜早計急圖至於近年河水未嘗加益特因河決之後冲刷未盡淤墊遂積故河身日高隄岸日卑日卑日增終當奚極宜行河道諸臣逐一會勘具題以請上是之八月甲辰河道侍郎萬恭奏今年七月黃河水漲沔池縣張成口至深五丈徐州黃水驟發閱月方始歸漕皆故老所競言未見者因自稱調度機宜合房村口隄一百

餘文正河千里安流通茶城口淤一十餘里回空千艘
速出仍開國初以來治河之法及今所探水處淺深以
聞疏下工部明神宗實錄是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護房
村等處隄岸及築遙隄四又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
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濫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

決明會典

是年河決萬家口決房村

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房村工部題將沛縣窪子頭至秦溝口築
隄七十里接古北隄徐邳新隄外別築遙隄而河稍

安運道亦利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二年正月辛卯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

佳等題稱茶城爲黃漕交會之地其勢必淤而徐邳隄
近河深其勢易決乞咨河道侍郎萬恭將茶城并房村
一帶應築應濬事宜作速從實奏報從之 三月丙戌

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議處河漕四事一議疏治茶城
淤淺茶城當漕黃之會培築小隄預作小河寬止數丈
以爲束水之計其夫役取之徐州洪夏鎮督發不必更
煩經費一議修浚境山閘座境山舊閘雖探至二丈五
尺杳不可尋合相度地形從新創建復自兩邊各築一
隄東抵山岡高阜西接黃河縷水長隄水發可閉閘以
遏洪流於兩隄之外落可放水以冲積沙於方淤之初
待運盡之日併力興工毋得延遲一議保護房村一帶

隄岸徐邳南北兩岸新隄束水中流以防潰決但河形
曲直不同急溜埽灣之處伏秋水發不無沖決而房村
以上爲甚合應正隄一帶大加幫築急溜去處創建遙
隄及責田淺以下舊有遙隄者一併加倍高厚但諸臣
集議欲於黃鍾集之上分水由符離集出小河口竊恐
有並行之河決無兩盛之理萬一全河棄舊奔新經趨
符離集則境山上下四百三十里將爲陸地嘉靖甲子
之患可鑑也前議亟宜停止一議接窰子頭古隄先年
黃河北徙溢入運河爲患接築前隄護一時也近自接
連縷隄頭通築長隄黃水再無空隙可以北徙前項似
可省築惟境山至留城一帶東隄內東河水外障湖波

往來牽挽勢必由之見今冲坍數多相應加築其碭山
縣陳孟口新冲決口永禁築塞使黃河水發歲歲分洩
以圖永利如議行 己亥刑科左給事中鄭岳奏國家
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
有冲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
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
候民居漂蕩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
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壅積今則高與山等
此沙旣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其邳州之淺
房村之決呂梁二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由此也今
不務海口之沙乃於徐沛呂梁地形高處日築隄岸以

防水勢桃源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
之爲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
令圖曾獻濬川耙法以圓木八尺橫於中以鐵爲齒齒
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此
古人已試之法試倣而用之能疏淮口橫沙而去其最
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其
高低之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采理之
必然者工部覆議咨河道侍郎親詣海口踏勘具奏從
之 四月癸丑總督河道侍郎萬恭回籍聽用 八月
庚午以淮徐揚州等處積雨海嘯河溢損稼漂產各蠲
賑有差 九月丁丑工科給事中胡汝欽條議禦災三

事一議責成水利道宜令移駐河上仍選委廉能佐貳親歷隄防如各殫心力而水患異常猶從未減不此之務以致冲決者從重參處一議浚築穴口之疏以殺水勢然必有容水之處斯下流不壅上流不塞否則徒勞民傷財一旦淫雨異常河水陡漲爲害更重宜詳察地勢務求永利部覆從之癸戊子河南副使章時鸞革職爲民以巡按河南御史褚鈇劾其議築黃河托疾避事也是閏十二月己丑先是議開馬橋至子房新河督理河道傅希摯勘稱上段則四十里皆水下段則數十里伏石委難議開惟梁山以下穿羊山出右洪口一帶便於開濬口向東南與黃流頗順并估合用銀二萬四千

二百七十餘兩且新舊兩河必有一通可保萬全宜行

開築部覆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決邳州婁兒莊等處決口

河南全考

是年決鄒家館

續文獻通考

是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入戌風大異雨如

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河淮並溢漂蕩

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間溺死

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口

淮安府志

是年河淮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

清河縣志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僉都御

史巡撫山西丁艱隆慶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

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隄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湖夏秋氾濫歲議增隄而水益漲恭緣隄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浚河不復增隄河遂無患恭強毅明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

二十年卒

明史彙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

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築隄余以唐張仁愿捨築三受降之法築邳宿三百七十里不用翻工舊制即布五萬夫聯絡於三百七十里之中分爲信地編定字號萬杵齊鳴分之則爲各段合之則成長隄火爨蓬居不移而具遲速勤惰不令而嚴始以十萬金計終三萬成之便法也築隄有三禁毋掘房基毋掘古塚毋剗膏腴淮安隆慶中水萬曆壬申又水或云海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爲探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際冬中洲渚微見海中潮長則煙霧波濤

極目耳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即淤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 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水者遏黃河之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因河之勢而順流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束之河安得敗唯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河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脈河始多事也已 徐邳順水之隄其始役也衆譁以謂黃河必不可隄笑之其中也隄成三百七十里以謂

河隄必不可守疑之其終也隄鋪星列隄夫珠貫歷
隆慶六年萬曆元年運艘行漕中若平地河漲則三
百里之隄內東河流外捍民地邳睢之間波濤之地
悉秋稼成雲此隄之餘也民大悅衆乃翕然定矣智
者覩效於未然衆人定議於覩效諒哉 黃河北徒
其北岸西自曹縣原有縷水隄一道長四十里踰豐
碭界歷徐州衛地界亦有縷水隄唯曹單之交缺八
十八里餘爲之聯隄復聯隄碭山界東引之延袤二
百餘里若常山之蛇以北護泰黃隄南遏漫河自是
河北絕水患泰黃若崇墉矣余刻石華山之巔以紀
之 沿河夫役出之農家徹骨矣猶冀商賈助之也

有司者復迫之鋪行官價市且散矣濱河蕭條奉旨
厲禁四省之苦鋪行者追其牌冊而焚之商賈乃安
關鎮漸復弘正之風而河夫始有裹糧有寧宇矣

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
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
偏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
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
溺民田一季耳是偏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
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邳徐之
隄爲每里三鋪每鋪三夫南岸自徐州青田淺起至
宿遷小河口而止北岸自呂梁洪城起至邳州直河

而止爲總管府佐者二爲分管信地州縣佐者六南
鋪以千文編號北鋪以百家姓編號按信地修補隄
岸澆灌樹株遇水發各守信地遇水決則管四鋪老
人振鑼而呼左老以左夫帥而至右老以右夫帥而
至築塞之不勝則二總管以遊夫五百馳而至助之
此常山蛇勢之役也 黃河之驟急如風雨智者失
其謀勇者失其力唯有桑土之徹而已故勢亟重也
語夫則以千計語料則以萬計乃有備無患與防邊
同而防河又腹心與防邊四肢之患異今防邊大司
農歲發數百萬而防河則否故隄防稍緩者一年備
一年可也若河南陶家店銅瓦廂煉城口空泥河榮

花樹山東武家壩徐州曲頭集房村口則椿草穀麻柳梢宜兩年之備可也

總之黃河要害以頭年下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為兩年之用事預則立陰雨無虞慎之哉

往治河者以刻削工料為能以文移往返為事不知惜小費者妨大計操散權者無專功涓涓不塞遂成江河壞也久矣善治者二言以蔽之曰毋惜費毋掣肘 徐州參將營屬總河而總理督兩直隸山東河南四省軍務皆始於隆慶四年一為護運一為聯絡中原也先是四省多盜一省擒之則逃散三省兵權不一以故中原多盜且劫掠運艘輕齎歲饑則殺越而奪之糧往往見告矣乃以總河兼制之盜發則檄四省十二兵備會擒之隆慶末萬曆初盜亡得脫者

自是衰息而又以山東管河副使兼濟寧兵備屬兵
一千徐州參將正二三月運盛行則提徐州軍壯
八百名駐於徐以護運爲左哨五六月提歸德
卒一千駐於商止以備高稔之匿盜者爲右哨九十
十一十二月提宿州卒七百駐於宿以右控河南左
制江北爲中軍盜小發則分營三擒之大發則合營
總擒之而十二兵備之兵睢潁翼於西徐揚振於南
濟沂犄於東濟曹臨天大名之兵角於北數千里響
應蓋朝廷有深意矣 總理經費歲用六百餘金併
輿阜門快金鼓軍民諸役餼食舊偏累濟寧萬曆元
年如各邊軍門例派之四省濟民力紓矣

經費僅六百餘
金可謂儉矣後

之人其能
之否乎

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諺云胷有全河而後能治河又云以圖御者不盡馬之
情夫圖猶不盡矣况無圖乎余故令善圖者乘傳一
自孟津二千里達於海口圖之命曰黃河圖一自張
家灣二千八百里達於瓜儀命曰漕河圖皆州載而
縣紀之渠識而灣書之且布沿革之故於上端勒石
於總河之四思堂後來者按之其以為全河乎其以
為圖御乎 黃河會計預備河患皆以十月至來年
十月止在山東兗州東昌在河南開封歸德在直隸
大名鳳陽徐州邳州泗州俱係黃河先年及即今經
行正道皆預料之有八埽曰靠山曰箱邊曰牛尾曰

魚鱗曰龍口曰土牛曰截河曰逼水有四隄曰遙曰
偏曰曲曰直 黃河四隄今治水者多重遙直而輕
偏曲不知遙者利於守隄而不利於深河偏者利於
深河而不利於守隄曲者多費而束河則便直者省
費而束河則不便故太遙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太
直則水溢洲而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焉變而
通之存乎人也 治黃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
如牆而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淤乘急流衝去之效
莫覩也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奈何以人力勝黃
河哉虞城生員獻策爲余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
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

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則南北隄兩束之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功當萬之於人又其始也假隄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任隄之毀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以爲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爲之固隄令漲可得而踰也漲衝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隄復障急流使之別出而隄外水皆緩固隄之外悉淤爲洲矣余試之爲茶城之洲爲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事處事以將選將以兵練兵

山東河南黃河之北大隄若阜起修武迄沛縣之窰子頭綿亘五百餘里

曰泰黃隄河人呼曰南老隄夫隄迄黃河北十餘里
不呼北隄而呼南隄蓋先年河行泰黃隄之北始皇
隄之南則泰黃固南隄也今河循銅瓦廂武家壩則
又藉泰黃爲障矣隆慶未復循曹單豐沛跨戚山華
山爲之縷水隄二百里是泰黃以縷水爲膚縷水以
泰黃爲骨南北相峙犄角之勢也而又續窰子頭之
大隄培戚華二山之縷水則魚沛可安枕而南陽至
黃家閘永無黃河侵陵之患矣 始皇隄二屹壽張
范縣之中南北相距數里厚可三十丈崇可五六丈
始皇築以象天之二河東人言起咸陽迄登萊一以
障河之南徙一以爲馳道從咸陽至東海求神仙輦

馳南隄屬車馳北隄子路問津河亦湮之爲隄焉今
視之皆粉土所成東人呼始皇隄又云萬里隄蓋萬
古雄隄也傳曰爲馳道之盛至於如此後世子孫曾
不得蓬纍而托足焉今黃河乃穿隄南行三百里豈
徒子孫不得托足蓋河伯亦不得托身也已

荃蹄

萬恭治水

卷第二十七

答

君子不器其又蓋曰不器其後也

萬卷全書

不器蓋器而器且器今黃河以穿與南極三百里

古者謂也器曰器其真之虛空其吹出外世之器

器之皆係上其無事入其以皇得又其萬世之器

器情則器生其其器之器其器其器其器其器其

行水金鑑

卷第二十八

河水

河防十四要其一河南原武縣胡村鋪崔家莊封止
縣于家店祥符縣劉獸醫口陶家店馬家口蘭陽縣
銅瓦廂儀封縣空泥河煉城口榮華樹考城縣芝麻
莊李秀廠滎澤縣小院村賈魯河隄俱屬要害而陶
家店銅瓦廂更爲喫緊開歸府佐總管而州縣管河
官分治之其二山東曹縣武家壩曹單北岸縷水隄
俱要害而武家壩尤爲喫緊兗州府佐總管而二縣
管河官分治之其三汶河新創坎河石灘夏秋之發
任其灘上漫流以殺其勢或損或增抽添諸石汶上

管河官兼管而老人分理之其四南直隸徐邳之間
新隄曲頭集黎林鋪房村雙溝閘家口王家口白浪
淺俱要害而曲頭集埽灣直射內有舊決河身尤喫
緊焉司河者宜役全神於此其五南岸天字鋪起列
字止北岸趙字鋪起鄭字止徐州判官分守委官協
之其六南岸張字鋪起成字止北岸王字鋪起沈字
止靈璧主簿分守委官協之其七南岸歲字鋪起金
字止北岸韓字鋪起嚴字止睢寧主簿分守委官協
之其八南岸生字鋪起果字止北岸華字鋪起竇字
止邳州同知分守委官協之其九南岸珍字鋪起火
字止宿遷主簿分守然離河稍遠且北岸無隄原不

當衝水發之候宜令總巡直河以上至境山屬淮安
同知總管直河以下通判總管然直河以下河寬水
平防守爲易直河以上河勢陡峻防守爲難水發之
候宜令協而守之其十境山赤龍潭大壩茶城大壩
併縷水隄徐州管河官掌之其十一豐沛碭黃河北
岸地勢卑下新縷水隄屬要害三縣典史平時則分
而理有警則共守之其十二豐沛蕭碭黃河南岸地
形高仰水發出岸無憂不必堵遏蓋上流少漫須臾
則暴怒之性漸消東注之勢漸緩徐邳下流可無虞
也須權利害重輕急緩圖之其十三淮安通濟閘外
淮黃交會易淤萬曆元年建天妃閘春運五日而過

四千艘出河之捷徑也新河及通濟閘可勿用之矣
其十四高寶諸湖山陽黃浦平河間伏秋浩渺無從
宣洩官隄民廬苦之司河者有二十三平水閘以待
而又以瓜儀二閘通漕入於江夫洩之者多則蓄之
者薄湖水不能使之災矣 黃河盛發照飛報邊情
擺設塘馬上自潼關下至宿遷每三十里為一節一
日夜馳五百里其行速於水汛凡患害急緩隄防善
敗聲息消長總督者必先知之而後血脈通貫可從
而理也 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
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長消觀始勢
而知全河之高下舊曰識水高手者唯黃河之濱有

之 防河請以戰喻夫虜以秋高跋扈出沒無常防之不嚴則內地荼毒河以伏秋迅烈消長叵測守之不固則隄岸橫衝然暴猛雖有其時而衰弱亦有其候防河者伏秋戰守數合以防其銳逮至秋深氣降河勢自倦不戰而屈之矣故防虜者喫緊止在八九月十月餘月零賊不足慮也防河者喫緊止在五六月餘月小漲不足慮也而三月之中又止戰守數合來則厲兵躍馬去則解甲息兵是在我者執常勝之樞在彼者無必勝之勢夫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月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

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河勢虛驕銳不可當我且
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
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整二守四防以待而姑以
不要害之隄委而嘗之以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持
至水勢漸落却將所委之隄隨缺而隨補之刻期高
厚勿令後水再由漸成河身致墊舊河如此則河之
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無窮以無窮防有限蔑不
勝矣校之而索其情河事畢矣余往殺俺答於鴈門
關外無他長也不過審盛衰之機委之持之而已矣
故善委則敵易疲善持則敵易竭是我常為主彼常
爲客復有不可守之河不可破之虜哉故善戰者莫

妙於持尤莫妙於委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
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梁以巨舟數十障於決口風
濤遽淨亦奇事然河隄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
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隄岸則以秫秸粟藁及
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網把徧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
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擊網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
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內排擊弗及丁夫却於隄外
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網把仍可貯爲捲埽之需蓋
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
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必鬪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
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通決此不可少需搶築

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
余於房村以捨築法施之正河即安 黃河爲中國
患久矣神禹以來或言於三代或言於漢唐宋時固
不同或言於秦晉或言於宋鄭徐淮地固不同今治
河者動泥古說則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漢唐宋可
乎又以秦晉治河之法用之宋鄭徐淮可乎特以數
事拘儒牢不可破者列於左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
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
河南水匯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
水性不趨水過則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
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

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
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
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
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國家之福也 一我朝之運
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黃河由禹故道而以
爲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呂二洪爲可以濟運遂倡
爲不賴黃河之說耳夫徐呂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
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趙皮寨或南會於
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黃河
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
水曾不足以濕徐呂二洪之沙是覆杯水於積灰之

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歷宿桃河身皆
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遠
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朝之運半賴黃河也 一黃
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者流之說也
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古張弓然其時大江以
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
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旣不便而黃河之
水從太行而望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微方今貢賦
全給於江南而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黃河南徙
則萬艘度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於閘河浮衛
貫白河抵於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苟北徙則徐

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也
一黃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
之議也蓋懲徐邳連歲水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
之患由邳河之淤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
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
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
南必在徐邳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九重拊
膺百工感額思與河南圖一旦之命策力畢舉竟莫
支吾而河南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
百年之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
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又移徐邳之患於河

南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徐邳三百里
有奇河不泛濫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則民稍
患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姑毋論王土王
民鄰國爲壑之大義也又况隄固水深即碭徐之患
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章章明甚故曰河南故道
不必復也 一黃河清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彼蓋
謂五百年王者興說也非河渠說也夫王者興非臣
所當言而今拘儒每以黃河清爲上瑞誤哉夫黃河
濁者常也清者變也欲其常濁而不清彼濁者盡沙
泥水急則滾沙泥晝夜不得停息而入於海而後黃
河常深常通而不決清則水澄水泥不復行不能入

海徒積墊河身與岸平耳夫身與岸平河乃益弱欲衝泥沙則勢不得去欲入於海則積滯不得疏飽悶偏迫然後擇下地一決以快其勢此豈待上智而後知哉夫河決矣餉道敗矣猶賀曰上瑞非迂則愚故河清則治河者當被髮纓冠而救之不爾憂方大耳故曰黃河清變也非常也災也非瑞也

治水筌蹄

明神宗萬曆三年四月甲午淮徐等處大水直隸巡按御史舒鼇議以為海口淤塞橫絕下流故淮揚徐邳諸處頻年水害郡邑幾廢宜開草灣浚澤麻港口石碇諸口以備淮黃之冲事下戶工二部覆議命河漕及勘科諸臣議定以聞六月乙未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

覆議淮揚地方頻年水災惟在下流壅滯宜通草灣以
分河流入海之路開魚溝老黃河以疏淮揚湧激之勢
浚新洋石碓諸口以濟興鹽墊溺之危築安東縣隄以
爲水趨該縣之備其開浚先後則欲先草灣石碓而後
魚溝度緩急以舒民力俱報可 八月丁丑河決高郵
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等處總理都御史傅希
摯議以高郵決口當急築碭山決口當改築月隄其餘
三口宜留以爲洩水之路工部覆議是不得已而爲權
宜之術耳安能必三口之不愈決愈深而奪正河宜隨
機相度近河縷隄有當修築以廣容納或上流有可分
殺以減水勢皆當從長計議無得因循奉旨是 十月

壬辰兵科給事中蕭彥上言治河大約言近日諸議俱在徐邳以下於上流似未之及但以運道爲急不以淮泗爲念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沿淮安上溯潼關逐處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計畫停妥貼圖立說具奏施行部覆如議 十二月辛未總理河道傅希摯疏言邳家等三決口向因伏秋之際水勢盛漲堵塞不易故議權留以資分洩今秋深水耗支流少緩業築塞竣事其縷隄應否展築上源應否分殺容另勘報章下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

南河全考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風霾大作河淮並漲千里共成一湖居民結筏浮箔採蘆心草根以食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四年二月壬午總理河道傅希摯言漕河相資爲利乃徐淮當衆流朝宗赴海之委而一切夫料曾不足擬河南什百之一何怪年年冲決哉除借河道銀三萬兩修築外再議原設隄夫三千七百名定爲長夫畫地修守仍照舊規椿木柳梢繩草各料每年先期責辦俾知爲歲額必用而留折耗折兌二項銀五萬一千五百旣於治河有濟亦免加派民間下部覆內惟折耗銀不得輕議折兌則漕臣吳桂芳已題爲新設永利用餘如議 癸未總督吳桂芳言淮揚二郡洪潦奔冲

災民號泣所在淒然蓋濱海汭港歲久道湮入海止恃
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寶不復可
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
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
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爲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
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俱可趨海何必專事雲
梯并乞留後幫漕糧五萬石及輕齎內河工銀二萬五
千四百三十餘兩以備鳩工庶淮河各得其所歸運道
亦還其故下吏戶二部議悉如其請乃優詔答之曰淮
揚積年水患朕切隱憂奈無實心幹理之人吳桂芳素
有才望所陳治河當先治海尤切事理即令悉心經畫

舉行若能力踐其言事先底績當重加陞賞以酬其功
乙酉陞營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黃猷吉爲河南僉
事駐淮安治水 三月辛丑以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
潘季馴巡撫江西 四月庚午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黃
河自徐邳而來至清河與淮水合流經清江浦外河東
至草灣又折而西南經淮安新城外河轉入安東縣前
直至雲梯關入海近年雲梯關海口沙壅水勢汧洄河
流漸淺淮安新城外河深不過五七尺惟清江浦相對
草灣地方地形低下黃河屢向冲決欲奪安東縣後迤
邐下海以縣治攸關屢決屢塞致近年淮黃交溢去歲
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決口之西王家山之東開挑

新口以迎埽灣之溜量長五百一十八丈四尺計土十萬四千九十一方共工銀七千二百八十餘兩糧米二千八十一石準銀一千二百四十餘兩總約銀八千五百三十餘兩其全不通河及河身窄狹之處逐段估計通長九千七百二十三丈計用六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兩又兩處用管工官一百九十一員口糧銀共一百五十餘兩又用水車四十部共銀八十八兩又金城至挂甲墩五港岸地勢低窪應築束水隄岸一道合用銀四千四百四十餘兩應築決口一十八處約用銀五百兩通計該銀一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查截留河工輕賚折席等銀及正耗糧米共銀七萬二千四百餘兩未足

九千四百餘兩應於鹽商修河銀內支用語云救一路
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
東自衆流匯圍以來獨文廟縣衙僅存椽瓦已不成邑
即使全河趨之亦不過一家哭耳況勢又不得不然耶
創始爲作事所難獨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議工部
覆言委一垂陷之安東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聽
報曰可 辛巳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水患在
下流海口之塞上游河身之高欲浚河身先闢海口臣
前開草灣入海漸有次第至於河身之高不過積淤不
浚曾見前輩文集中有以混江龍浚河者其制用檀木
造軸沉水入泥隨船行走船行龍轉積泥隨起大約一

回可浚積淤二尺日遂推淌務深三尺而止但遇桃花
伏秋水發即行推浚每歲將浚過河身丈尺年終奏報
其清河以上邳徐茶城則責在河臣浚否惟命下工部
言疏浚兼施治河長策宜令總河衙門一體推浚從之
五月癸巳工部言河道銀兩專備修河遂不報部致
偶有奏請無憑酌議乞行河南山東各布政司并南直
隸各府州盡數查出置循環二簿明開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每半年赴部遞換庶本部有籍可稽而河臣推調
難施從之 丙申兵部尚書劉應節以河工罷上書自
劾乞休上溫詔留之 乙巳改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徐棫爲兵部右侍郎兼管如故提督軍務巡撫浙

江棧以河工未竟上疏乞罷不允 七月辛亥以草灣
工成立河海淮三神廟賜名顯佑 庚申工部復御史
陳功漕政五事一議溜夫黃河綿亘五六百里中間隨
地轉曲牽挽最難各船有限之夫前後安能調集查徐
呂二洪設有洪夫約二千名二洪今淤爲平流洪夫多
用之修築宜於糧運經行時酌派沿河溜處隨宜調用
此則宜如御史言權宜借調候糧船過盡仍歸二洪者
也上然之 八月乙丑工部覆直隸巡按御史舒鼐奏
草灣河工告成計河身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八丈九
尺塞過大小決口二十二處募過人夫四萬四千名實
用銀三萬九千六百六十兩糧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一

石準銀二萬七千七百兩以二月二十日起工本年六月十二日報完因敘總督吳桂芳副使舒應龍僉事黃猷吉淮安知府邵元哲及同知劉順之通判蔡玠等并府縣各官分理功上曰海口開浚水患漸平各官功實可嘉先賞吳桂芳銀幣舒應龍以下各賞銀有差仍用心修舉功成另敘

乙酉巡按直隸御史邵陞言淮徐揚自海口沙橫河身淤墊桑田盡成湖泊錢糧逋負獨多頃開草灣河導黃淮赴海雖當大漲旋漲旋消不復停積數十年魚鼈之淵幸有平土但荒田初墾收穫爲難乞將二府一州所屬州縣漕糧分別改折三年其一

切起存錢糧料價亦命停徵於三年後帶補以示寬卹

下戶部覆謂河水之來漸平則剝膚之災自遠豈可預
為三年之請槩冀非常之恩惟萬曆元年二年拖欠若
果係災疲勘實奏豁從之九月壬寅總理河道右僉
都御史傅希摯奏報河決常家樓約三里餘又決沛縣
縷水隄二處一長一百三十一丈二尺一長九十五丈
七尺又豐縣決長隄二處一長五十餘丈一長六十餘
丈曹縣決長隄七千餘丈約三里餘下所司十月乙
亥鳳陽巡撫吳桂芳等以河決豐沛徐州睢寧四州縣
居民漂溺災沴異常請發各庫倉貯積銀糧及留徐州
南稅銀三千六百兩有奇備賑各項起解錢糧分別被
災輕重緩征會山東巡撫李世達亦以金鄉魚臺單曹

等縣田廬盡沒請蠲漕米站銀并動庫貯官銀備賑俱
下戶部議可從之 丙寅鳳陽巡撫吳桂芳等以宿遷
縣為黃河掃隘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前基去縣不
數百步不必移民而儒學亦稍俟豐盈另議戶部覆言
遷縣治以避水患正急則避之之權也雖時詘未暇舉
羸顧無宮牆何以羣弟子無閭閻何以保百姓政有大
體寧惜小費則儒學當與縣治并興移民當與遷縣同
舉查輕費有限而撫按道府州縣紙贖尚可通融併巡
鹽緩金即數千宜無難於取足况工作原救災之一政
淮揚一帶昏墊已極藉此以聚失業之人豈徒寓賑卹
之仁亦將弭飢寒之變於以興教化卹流離胥此舉矣

然之 十一月丁亥以黃水衝淹詔山東曹單金魚四
縣徭編淺鋪閘備河夫等銀及存留永豐廣盈等倉米
銀暫與蠲免其臨德二倉小麥亦令停徵有司官仍動
支倉庫賑卹俟水落地出招撫復業量給牛種務使均
沾 丁酉工科都給事中劉鉉等疏議漕河語侵總漕
吳桂芳大約謂草灣旣開河復大漲漕臣言已不驗而
八月迄今一字不報爲桂芳咎於是桂芳乃言河道通
理南北此百餘年來成規自科臣侯于趙建白而天妃
閘以南屬漕閘以北屬河道矣今歲河決者三一爲曹
縣縷水隄一爲徐州黎林鋪一爲桃源崔鎮各有司存
恐難越俎至於草灣之開祇以去春高寶水患冲嚙淮

安西橋諸市且及新城疏以洩之非謂即可制水之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西橋新城皆爲平地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稻佈每斗米銀四分臣之草灣亦旣效矣若以山東徐邳之漲決不報臣誠何敢報惟其決經於臣屬之豐沛睢寧四州縣始一面踏勘一面議請賑卹不惟臣一人言之且會按鹽二臣公言之祈將臣早賜罷斥以爲人臣愚於任事者忝戕上以漕河原分地責成詔桂芳視事如初 癸卯工部言黃淮交漲冲決太多請將天妃閘以北行傳希摯修決浚淤迤南行吳桂芳增備隄岸毋誤明年漕輓然之 丁未巡按直隸御史邵陞言今日大政莫重漕河頃以吳桂芳督漕傳希

擊總河廟堂之上既圖其所重矣桂芳風飡水宿九閱
月而草灣全通隄工半就臣親履其地見入海之口勢
如奔馬即九月間淮水陡發黃河建瓴之勢適與之會
河強淮弱不能爭趨草灣入海之道而高寶間溢冲數
口大者十餘丈小僅二三丈今補築且竣矣說者致以
河漲責下草灣不無沮任事之氣至於徐呂墊高河勢
已沮不聞希摯畫一策以疏浚之七月以來決徐州決
豐縣大者二百餘丈小亦四五十丈曹單決至一百餘
丈而崔鎮之決至分正河十之二三趨諸湖下金城會
草灣入海將來恐奪全河之流如雲梯關故轍而顧乃
諉之氣數托疾高卧恐工拙以混吹無辨牛驥以並駕

俱疲乞勉桂芳益殫任事之忠毋以憂讒畏譏隳厥績
戒希摯弗曠司空之職急以疏淤塞決贖前愆庶乎新
運可濟工部亦以為言上然其說命兩臣加意經理亟
圖修築無悞新運

明神宗實錄

卷第二十八

行水金鑑

卷第二十九

河水

明神宗萬曆四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類奏災異言今年自二月以來河水斷流地震雨雹頻形章奏豈聖世所宜有乞敕大小臣公革心勵行舉錯務協於公功罪必求其當催科或擾則加意撫綏圉或寃則悉心昭雪皇上復先謹天戒益懋聖德起居動作類若上帝之式臨號令施爲唯恐一物之失所轉異爲祥端不外此上納之 丁丑免河南本年應徵河夫堡夫銀三萬二千餘兩未調夫役免追曠工已調實夫更班歇役

明神宗實錄
河水斷流

可謂旱之至矣此時宗伯年終類奏能極言致災
之由君臣交相儆戒真神廟初政之最善者矣

是年八月河決自徐州上淤黎林鋪直抵睢寧縣治
水深丈餘廬舍倉困牲畜盡空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大水浸城三尺許百姓逃亡者三之一

睢寧

縣志

是年八月河決大行隄數處民多流移

豐縣志 河水斷流見於禮部類奏而八

月間徐睢皆大水可見
河水乾涸在八月以前

明神宗萬曆五年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 閏八月乙

酉時河決崔鎮衝開水溜勢分正漕河道都御史傅希
摯議堵築決口束水歸漕漕運侍郎吳桂芳欲衝刷成
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路持議各異部覆運道關係尤
重且急崔鎮決口聽河道衙門及時堵築俾水歸漕其

老黃河入海之路俟水勢稍定會同議奏報可其戊子時徐州河淤澱宿邳清桃兩岸多決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高寶湖隄大壞於是工部都給事中劉鉉建議南河郎中不便顧理淮北請添郎中一員於淮徐適中處專治淮黃一帶河道其徐呂二洪主事可并一員上諭工部近來偶以一事輒便增官增之不便又議裁革殊爲輕事添設部員及先年河漕當地分管之議本欲責成反滋推諉并議以聞部覆國家特設總督漕運大臣則凡有關於運務皆其責也又設總理河道大臣則漕河自張家灣直抵瓜儀黃河自河南山東上源至淮安入海皆其地也與其畫地分管之異同孰若漕河之各

供厥職之畫一宜各遵頒降敕書行事惟若郎中一員
專治淮北裁呂梁洪主事即令郎中帶管則無增官之
費而有得人分治之益從之 九月乙丑陞總理河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傅希摯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戊辰陞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世達為右
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壬戌先是嘉靖三十二

年以前黃河由小浮橋後徙由沛縣飛雲橋繼由徐州
大小溜溝以入閘河四十四年河大決改由秦溝出口
以致茶城歲患淤淺至是復南趨小浮橋故道河道都
御史傅希摯以聞奏下所司明神宗實錄是年秦溝復淤自崔
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

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
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

明會典

是年河決曹縣韋家樓碭山縣張家屯

續文獻通考

是年大水城崩知縣伍維藩申請上疏發帑遷新縣

治於三台山之陽

蕭縣志

傅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
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
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明史彙

明神宗萬曆六年正月庚午戶科給事中李涑條陳治
河五事一曰多浚海口以導眾水之歸夫徐邳而下黃
河自西而東淮河自南而北俱會於清河口東南折而

歷安東縣出雲梯關以入於海舊甚深廣嗣以黃水泥
淤黃淮二瀆皆無所歸故其勢不決徐邳而冲噉於高
寶諸隄至高寶諸湖浩蕩無涯先時沿河之西多置塘
岸以蓄盱泗諸處暴漲之水故河以東運隄無恙乃今
塘岸盡廢而黃淮之水又悉飛瀉於此是以全隄盡圯
宜別勘堅實之地以多浚其口仍必自下而上漸去河
身之淤盡於徐呂二洪而後止若淮安之南寶應之北
計八十里每十里建平水閘一座高郵邵伯各加建平
水閘十座閘下每開支河四五十處以導上河之水入
於隄下射陽等湖而鹽城興化沿海地方皆宜查其舊
地多浚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而入於海

下四條俱
入運河

章下所

司辛未陞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爲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提督軍務上以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桂芳提督其選用部司等官及處置錢糧俱許便宜奏請已而桂芳辭免不允

二月丁酉陞刑部右侍郎潘季馴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

乙巳戶部題黃淮爲患總理河漕吳桂芳已於正月十八日興工築隄數萬之夫雲集待哺銀糧不可一日有缺所請南京戶兵二部庫貯糧剩馬價銀兩各支一萬兩及戶部速將見年每幫漕糧奉請準留八萬石行漕運衙門

分貯沿河各倉支用從之 三月己卯陞原任總理河道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世達巡撫浙江 四月壬寅刑部右侍郎潘季馴疏辭總理河漕上以河漕多虞總理重任不許 丙午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題當今之事莫急治河日者黃淮水發勢且滔天以數千里之巨浸而僅洩於雲梯之一線於是南北併受其害謂宜塞崔鎮之決口築桃宿之長隄修理高家堰開復老黃河仍嚴督當事諸臣務在疏通壅滯庶幾有濟議下所司 六月乙巳總理河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條陳治理六事一曰塞決口以挽正河二曰築隄防以杜潰決三曰復閘壩以防外河四曰創滾水壩

以固隄岸五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六曰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部覆如議有旨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

臣會議停當著他著實行各該經委分任官員如有玩

愒推諉虛費財力者不時拏問參治

全疏詳見於後

七月壬子工

部覆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等奏河工浩大須多官分督往年一逢陞遷竟自代去以致錢糧不明勤惰莫稽今後凡有陞調留待工完將經手錢糧併其勤惰稽查明白方許離任至若分布政司屬奉有專敕而有司視之蔑如動有掣肘今後除本地方守巡各有專職自行督責外凡供事河工者俱聽分司責成如有玩愒不遵該上司參奏有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以後該管河

官暫停陞調候河工完日分別賞罰委官賢否但以該
管河道官為主別道不得干預 己巳總河都察院右
都御史潘季馴疏奏復故河其利有五蓋河從潘家口
出小浮橋則新集迤前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
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
可免泛濫之患曹單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
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闊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
既深建瓴之勢易滌則徐州以下河身必因而深刷四
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冲而茶城永
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議下所司詳見於後乙卯差錦衣衛官校
拏解淮安府通判王弘化水利道僉事楊化隆南河郎

中施天麟調外任以總河潘季馴疏參耽悞河工故也
辛未巡撫直隸御史崔廷試題稱臣奉命淮甸經過
地方所當因勢調停者一曰處工費以卹災地淮揚水
患已極民不聊生其河工等費難以復派陵寢運道關
係良鉅所當特捐內帑待用之藏暫停本年起解之額
以蘇民生也一曰計夫役以安窮民各州邑所派之夫
日給三分而遠者一日七八分次亦不下五六分彼里
甲所取辦民已不勝苦矣事竣之時當事者又多裁削
之或遇有衝決輒令復築不復計工夫洪水所衝何堅
不破而可令窮民賠償耶以後量從寬處免其扣累庶
幾民忘其勞而稱佚道之使也上允行之 八月癸卯

行水金鑑卷二十九
先是淮安水利道河南僉事楊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弘
化治河無狀爲總河都御史潘季馴所劾上命錦衣衛
逮繫來京至是法司擬各照運炭贖罪例完日復職上
以楊化隆王弘化都著革職律文官犯私罪杖一百的
決該罷職不敘今後但據所犯擬罪送吏部擬處毋得
槩擬復職以致輕縱 己亥總河都御史潘季馴題徐
州小浮橋以上一帶河淺查得河南歸德府新集地方
下至徐州二百五十里原係黃河故道欲乘今一併開
復已而工料給事中王道成上言治河而疏上流誠爲
探本之論然而挽淮流北障河決則其工鉅矣動衆八
萬費逾八十萬金則其用糜矣工費已大事之究竟尚

有不能逆睹者其底績則甚難矣胡乃此之未爲而欲
並開數百里之上河即使諸臣不計勞逸不避利害竊
恐國家財用終屬有限萬一漫爲而不效將若之何不
如揆勢度理就中權緩急而圖之乃爲計之得也上命
下其章於所司 十月丁酉先是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漕運侍郎江一麟交章論徐州道副使林紹治河無狀
旣而紹揭季馴謂遙隄不當築決口不當塞天妃閘不
當閉而徐北雁門北陣一帶淺阻可虞其議相左各相
論列部覆紹應罷黜季馴一麟身膺重寄不宜搖惑妄
議以替初心上然之著林紹冠帶閒住 庚子給總督
河漕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祭葬尋

贈太子少保

明神宗實錄

是年議塞崔鎮口因築遙隄東水衝

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鋪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橫隄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八丈又於桃源縣馬廠城築隄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使不能潰隄而出河流乃安

明會典 此潘公季馴三任總河也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萬曆三年冬以兵部左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四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唯雲梯關一徑入海至海湧

橫沙河流泛溢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
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
西二隄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
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
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辨曰草灣之間以高寶水患衝
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
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旣得策矣
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陞
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
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
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

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意見不合改希摯巡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隄成贈太子少保

明

史藁

先是萬曆三年黃決桃源崔鎮淮決高堰寶應而山陽高寶興鹽等處滙爲巨浸桃源一帶運道梗阻是時議者謂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之至是總河侍郎潘季馴行相視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

導唯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
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赴海
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高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
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隄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
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閘而蝕漕也嚴五
閘啓閉獨以待漕艘六月運盡築壩官民船隻由壩
車盤沙無內灌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隄
蜿蜒相望於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

濬而通

南河全考

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唯急務修築培高堰以束淮水
造遙隄以束黃流尤當極意經理河南則于家店劉

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湖銅瓦廂挖泥河煉城
口榮花樹芝麻莊等溜山東則楊家口梁靖口毛黃
寨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埽灣迎溜湍急先年往
往失事故當極意經理之若隄堰既堅河淮安流自
能久享其利

續文獻通考

丁丑

萬曆五年

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治

詔晉公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以往仍敕公總
理河漕以一事權漕撫侍郎江一麟副他撫臣境內
關河道者皆受約束矢心任事日行兩河間延見吏
民三老周爰咨度具得其要領而是時廷臣策河事
者以百數言人人殊其言海口當疏者近是公謂海

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
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且言天下之事
不難治河而難衆口天子下其議大司空幼孜對如
公策仍假公便宜不中制公乃得行一意集羣力三
年畢工凡築土隄丈以億計石隄以數千計塞決口
以百計浚運河以萬計開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
而高堰之工最鉅

申時行作潘公季馴傳

總河潘季馴上兩河經略疏云據司屬蒙臣牌行看
得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
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
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

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
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
欲另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
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
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
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
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
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
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
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

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
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
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
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
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
盡者上流旣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
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
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
力旣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
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
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

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
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
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
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
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
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
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
滴悉趨於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
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
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
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

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
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
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流支
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
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
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
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
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
先將豐沛縷隄太行遙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
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
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

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到臣臣即會同江一麟躬親督率沿河荒度南遡維揚看得儀真東關歷石人頭揚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寶應一帶湖隄圯壞黃浦決口淹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浦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看得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桃看得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一望瀰漫正河淤淺徐沛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水行陸地僅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河

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全
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碍隨處患害一一查閱明白
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麟議照事師
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
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
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
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
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
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
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歲漕江

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旣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

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
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
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
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
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
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
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
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旣
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
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
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十四

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

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
兩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
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
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
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
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
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
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
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
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
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

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
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
經邾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
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
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
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
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上
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
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
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
決而桃清以下遂澀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

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謹題請旨

六議在後
河防一覽

卷第二十九

行水金鑑

卷第三十

河水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旣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

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旣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鑿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行隄原址遙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

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北隄除埽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入運河一議勅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闊三

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本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爲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季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

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爲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於事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

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
至此一望瀾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
桃清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
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
浦等閘議嚴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
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部覆奉旨
這治河事宜旣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準行
著他們悉心著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
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叅治其未盡
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著陸續奏聞
務求有益應用錢糧你部裏會戶部上緊議來 又

上河工事宜疏云臣會同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
理宜預官夫蝟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爲申明未免臨
事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
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請其一議
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算頭緒頗多
稽覈不嚴必滋冒破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閱視
不常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邳工事例將請
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
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付兩
淮巡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關支每季終該府將票
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通候

工完類覈造冊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得
以專心河工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 一議分督照
得河工浩繁道里遙遠若非多官分理不免顧此失
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尾遇有陞
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須另委補
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措何以望
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俯念河工重大如遇前項相
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
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覬覦不萌而事易
責成矣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
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

管河官如贅疣即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僨
事實由於此目今大工肇興諸務叢挫若非責成各
掌印官鮮克有濟合無興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
辦物料俱以責之各掌印正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
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
仍前玩愒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工
司道官即時叅呈以憑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
工諸臣一體分別題請施行庶事權歸一人無推避
而大工自易矣 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除府佐
縣正外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義民等
官或管領人夫或措辦椿埽或運取輓石或打造器

具衆務紛紜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櫛沐風雨
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
此人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
完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
者俯賜破格超擢中間間有劣陞王官等項準與改
擢其陰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獎犒如係義
民準照題給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
等差徭庶人心爭奮而百事易集矣 一議優卹各
工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
分而本籍本戶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茲亦
不爲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冒暑暴風露日艱

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爲過合無每夫一名於
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石一年容臣等出給印信票
帖審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抗違許其
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 一議蠲
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稱最苦者如淮安
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
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
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
夫頗多舍近取遠鄰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移貧民
亦賴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旣不容已應輸
賦稅復加責辦實爲繁苦合無軫念災極民窮姑將

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半行
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寬人樂趨役不一議改折
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虛空旣難搜括閭閻
窮苦又難加派臣等反覆思惟無可爲處萬不得已
輒有非分之請而非所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
可備八九年之食積愈久則粟愈朽故官軍之情有
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爲不可合無暫
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兌運外其淮
南并浙江等省姑準改折照例正兌每石連耗米輕
齎折銀七錢改兌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
給軍正兌尚餘銀二錢改兌餘銀一錢兌運停止官

軍應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
行月糧留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
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內帑無支發之
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爲不費之惠在河工
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臣亦得悉心疏築可無顧此
失彼之慮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臣等非不知近該
科臣建議奉有明例但錢糧浩繁時當詘乏舍此則
惟有請發內帑耳故敢冒昧陳瀆伏望敕下該部再
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臣等幸甚一議息浮
言臣等竊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
苦於措注之乖舛而况於遙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

怨咨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於將迎之間稍稍簡略則以是爲非變黑爲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也憂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意氣因而銷沮官夫遂生觀望少爲搖奪隳敗隨之勉強執持踈逖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寬臣以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部覆奉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督司道及承委等官都著潘季馴等開送吏部暫停陞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行賞罰若有才幹不相宜的即便遴選具奏更調

推諉誤事的不時叅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自誤大
事其各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爲主別道俱不
許干預其餘俱依擬 又上黃流艱阻疏云黃河來
流艱阻後患可虞乞恩速賜查議以圖治安事竊惟
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
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
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
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
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於前月二十八日具
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
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等亦得藉以少逭愆尤矣然

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旣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慮。五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於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

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等之所以盡忠於陛下也臣等勘議之後即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琰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等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敕下該部查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深水落與臣等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奉旨工部知道

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七年正月戊辰工科給事中王道成言兩

河修築遙隄未成徐邳舊隄宜守查萬曆四年該河臣
傅希摯議設隄夫三千七百名每三里建一鋪一里用
十人而使管河官晝夜分督水消則隨處幫修水發則
併力防塞此亦支持終歲長計其後官夫不復省視遂
貽河決之害宜於舊隄按鋪責成防守從之與三月戊
申巡按直隸御史陳世寶條陳治河策約一移建管河
官衙舍要害之地責其晝夜防守一添設新隄堰夫役
入運一增築宿遷縣遙隄宿遷縷河雖有隄岸而侍止諸
湖尚未修築遙隄倘伏秋河漲必遭水患乘時修築誠
不可緩一暫寬流移民錢糧民遭水患流移者半幸水
去田出漸為歸計但恐居處未遑而舊逋即迨開墾未

熟而新課復徵矣捐金治水以爲民也今水患漸平而
顧以逋負阻絕歸路乎一乞廣築役賞勞於工食外動
支河工羨銀量行犒賞奏上命酌議覆行 甲子戶部
題淮揚地方自隆慶四年以來黃水衝決今築隄就緒
水落田出尚屬荒蕪當此流民新集尤宜寬卹將萬曆
六年以前舊欠錢糧盡行蠲免七年以後酌議再免三
五年至於處給牛種加厚貧丁及一切優卹事宜聽督
撫官便宜施行仍悉心體察毋使被災之民橫被苛追
無災者乘機影射從之 七月戊申工部題直隸巡按
御史姜璧所陳河工五事一曰一事權將裁革河道明
旨著爲令甲而於撫臣兼銜管理河道一曰嚴責成欲

將河工專屬府州縣掌印官督同管河官協理如有疎虞一體叅治一曰議支河恐支河一開徒引海潮不惟鹽水淹田民不可耕且河水隨潮洩去商日以困宜即停止一曰修古隄恐范公隄一鑿淡水出灌鹽地而鹽課消薄潮水入汙民田而田租減損尤宜仍舊修築俱依擬行是日工科給事中王道成亦以霖雨不止河水暴溢慮恐河工垂成不無冲壞請督河臣隨地備查及時修築而總理河漕潘季馴等亦奏桃源清河水患議併力疏導作急捍禦俾水勢無致濫行疏上報可 十月己丑有議欲開復故河巡撫周鑑巡按蘇民望等題謂開復新集議有三難財用不敷其難一民力不堪其

難二且時浚時淤其難三至於北陳一帶疏浚難於措手惟當各守隄防設官於豐揚徐沛會山東河南協修行縷二隄俾茶城以北無冲決之虞而濁河小浮橋聽其分流無妨濟運部覆依擬行 丁酉上以兩河工成賞總督河道官潘季馴江一麟等銀幣有差仍差科道官勘實以聞

明神宗實錄

總河潘季馴河工告成疏題爲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

行入金鑑卷三十一
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
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
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
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
皆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弃者有謂諸決
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
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弃故道則必欲棄新衝新
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
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
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
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

不得况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
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
工部移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舫出雲
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
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
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
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
隘斗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
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
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
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

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
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
蓋築塞似爲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
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爲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
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
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
卑此旣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
修防不失即此便爲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
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啓閉疏濬揚河
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
觀聽者偶倖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

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祇靈助順恩威並運而
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做予之慮
宵旰靡皇絲綸屢飭其始也併河漕以一事權假便
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旣也逮媮惰
以警冥頑折滄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
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
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兢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
河烝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
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
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河防一覽

明神宗萬曆八年二月乙亥工科給事中尹瑾踏勘河

工完將築堰建閘入海處繪圖以進因附奏黃淮之形勢實關國家之命脈如知其爲祖陵之密邇則思培護之當嚴知其爲京師之通津則思疏浚之當豫知漕運關乎國用則思河務之當修知壤地切乎民生則思保障之當急知堰隄之綿亘則思上流之當防知壩閘之布列則思下流之當洩觀今日之順軌當思昔日之橫流觀土功之艱鉅當思保守之不易擇人以重其寄以任以責其成歲修以績其工綜核以稽其實言俱切至上留覽之 戊戌河工告成工部開敘効勞諸臣上降旨褒賚之加總河潘季馴太子太保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廕一子陞總漕江一麟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戶部右侍郎各銀幣同季馴賜敕獎勵加漕運
總兵靈璧侯湯世隆太子太保先任山東巡撫趙賢戶
部尚書張學顏工部尚書曾省吾等俱陞俸級賞銀幣
有差 三月甲辰以河工告成命太常寺屬官賚告文
香帛付總理河漕等官祭告大海河淮之神 乙巳工
科給事中尹瑾陳河工善後七款一重大臣以便責成
凡管河諸臣遇三六年考滿者宜加銜管事俟資俸最
久績效最著破格超擢應補者即就近遴選一定法制
以核歲修令管河司道每歲嚴督各該管河官率領守
隄官夫將各遙隄加幫高厚兼栽柳葦修緝閘壩年終
管河郎中會同該道覈驗開報三年遣官一閱視一瓟

石堰以固要衝入淮一復開河以利運艘入運一防徐北以

固上流徐北黃河舊由蕭縣出小浮橋入運小浮橋河

深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實利運道嘉靖四十五年河決

邵家口出秦溝入運秦溝河淺近開每積淤以塞河實

害運道今幸復趨小浮橋且議修築行縷二隄為之捍

禦而邵家壩為秦溝舊口亦宜倍加修理以絕秦溝上

流然有隄不守與無隄同今徐北至單縣界現修隄壩

長一百五十餘里而夫役止七百餘名其何能濟宜照

徐南事例每里補足十名以備修守一備積貯以裕經

費河道錢糧山東河南額派原多南直河道起豐沛至

淮揚延袤千有餘里淮以北則黃河洶湧淮以南則湖

水瀾漫葺修防守費用浩繁及查歲額椿草銀兩僅二千有奇加以連年災沴每歲征收不滿數百安能支持千里之河宜從長計議或河南山東河道銀兩或運司挑河鹽銀或徐淮各處鈔稅或撫按贓罰多方措處每歲共湊銀三千兩爲定額解貯淮安府庫專備兩河修守之費部臣酌議覆請上從之 閏四月乙巳以河工告成分別效勞諸臣擬加陞工部郎中余毅中等級銜得旨令後凡奉特旨以功陞級及添注管事各道遇有員缺不論資俸即便推補以副朝廷覈實勸功之意 丁未改張純爲山東按察使整飭徐州等處兵備純原爲水利副使以河工成陞二級爲按察使其原管水利

事務併歸徐州道 六月辛酉吏部以總督漕河員缺
會推山西巡撫高文薦四川巡撫張士佩上以河漕職
任繁重宜用重臣乃命凌雲翼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往同潘季馴經理未盡事宜尋改季馴為
南京兵部尚書 九月間水落事寧具奏赴任管

事 明神宗實錄

卷第三十

行水金鑑

卷第三十一

中憲大夫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田事務江南提刑按察使副使卞級傅澤洪錄

河水

萬曆八年總河潘季馴覆議善後疏題為河工告成
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該工科右給事中尹瑾
條陳具題工部覆奉欽依備咨到臣準此除將款開
定法制專責成二事應欽遵者通行濱河有司掌印
管河官著實舉行外其重久任礮石堰等五事應議
覆者已行司道會議詳報前來逐一虛心計處覆議
相同堪為永利似應依擬合照款列具陳謹題請旨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河道關係最重類非可以穿鑿於聰明勾幹於倉
卒者全在得人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
久任或考滿加陞或積勞超敘與夫就近遴補交代
親承最爲治河先務合咨吏部查照隆慶六年題奉
明旨都著久任事理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佐
貳等官果有熟諳機宜懋著積效者考滿即與陞級
照舊管事資深即與超遷用勸異勞有缺就近遴補
取其濡染習熟臨行新舊交代令其傳告精詳至於
待異等者一如待邊臣由道而撫由撫而督由督而
本兵不悛焉合咨臣等年終薦舉預儲可代之才遇

缺揭咨必求因才而代徑咨吏部仍知會本部以憑
會同遵行其有才志庸劣及不候交代輒先離任者
聽其不時奏劾更易究懲毋或拘攣貽誤大計等因
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爲照治河固
難知河不易部科首以久任交代爲言誠爲永賴至
計除薦舉賢能汰黜不肖容臣等欽遵著實奉行外
所據新舊交代一節管河大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
掌有緩急再須分別明白庶免臨時掣肘如中南北
三管河郎中夏鎮南旺二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代
無容別議外至如徐州海防潁州天津霸州大名臨
清七兵備則有兼管河道之責山東河南二副使則

有專管河道之責但潁州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
或距河稍遠或閘渠晏然雖兼河道干係頗輕似應
俱免交代其徐州海防二道則為河湖喫緊之區山
東河南二道則為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并其所
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
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門事例守候交代仍須
咨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陞調去任即便就近推補
勒限赴任使舊者得免久候之苦文憑期限明開交
代之日方行計算使舊者得免違限之愆如不候代
輒先離任者容總理河漕衙門查照工部題準事例
指名叅奏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擬議上請行臣

等遵奉施行則人情既便政體畫一而河務聿興矣

一甃石堰以固要衝入運河一濬閘河以利運艘入運河一

防徐北以固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

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順

則徐以北無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慮獨徐北未

可忘備合咨臣等除行縷二隄遵照原題興工幫築

外其徐北豐沛碭山一帶宜大修隄工以防上流決

徙邵家等壩宜併力原築以斷秦溝舊路及縷隄有

水埽根去處俱要幫築守隄夫役每里補足十名工

食或於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攤派盧鳳揚三

府或將洪夫仍舊徭徵而以徐州船稅召募夫役議

擬上請至於量地建鋪安插各夫名民居集免派隄租人自爲守允稱長便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乃運道上源關係尤重今河出小浮橋固能刷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塞隄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掣水愈駛矣但徐北新衝崔家口上下尚非故道萬一北決則上而閘河不免泛溢之患下而徐邳一帶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以有來流艱阻乞恩查議之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隄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夫防守誠爲慎重上源至計查得徐北行縷二隄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準大修已督各官夫見在幫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帶原衝

沛縣故道俱倍幫高厚足恃無恐先年碭山隄根水
掃成河近俱另築月隄以爲保障而又於碭單接界
之所勑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捍外
衛內見今伏水止是漫至壩根即順壩歸河不復浸
及縷隄至於豐縣邵家大壩乃遏絕秦溝舊口最爲
喫緊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幫厚八丈高一丈一
二尺不等又於壩東添築二百餘丈壩西幫築九百
餘丈以防其旁衝而上流蘇許二壩亦俱次第加幫
秦溝之患似可杜絕但自碭山以至茶城共隄一百
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止七百二十名委不
敷用合無量照徐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

千二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添夫五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查得廬鳳揚三府近年除邳隄夫已派協濟似難再加又蕭縣因萬曆五年黃河衝漫災傷特甚原編洪淺等夫暫議停編四百餘名今閭閻生氣初回尚難議復合候三二年之後民稍殷阜另議編徵前項增夫工食合於後開議請積貯銀內每歲按季支給其畫地建鋪一節亦應比照徐南每三里建鋪一座以便各夫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民及復業之人聽其結廬隄上俾人自為守不許輒派隄租以阻受廛之念但嚴禁牲畜作踐務期保護

隄工庶沿隄皆夫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
一備積貯以裕經費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
議得河道起自豐沛至於淮揚延袤千有餘里以葺
修則工料浩費以防守則用度鉅艱乃徒恃歲額不
滿數百之銀而支持千里之河道坐視大壞極敝而
後請發內帑似爲失計見今估修徐北隄工及包砌
高堰石隄所費不貲原剩錢糧二十四萬有奇即使
盡留尚未足用宜多方措處約每歲三萬兩積貯淮
安以便支費合咨臣等從長酌議或應再行奏請或
徑自措處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
議照得防河之法全在固守隄岸而隄岸止是土築

原非鎔鐵而成者河流之汕刷雨水之淋漓人畜之踐踏能保其不損乎歲修之工必不可缺則工料之費必不可少故積貯實治河第一義也今自徐屬以至揚州一千三百餘里而取給於歲徵災逋數百之銀是所謂無米而炊空拳而搏雖有智者其何能濟每歲一遇水患袖手張目坐視其敝蓋由此也近者大工肇興仰荷皇上俯從改折之議在公帑無虧額之虞在閭閻無加派之苦以不費之惠成最繁之工實皆廟算主持之力也然事莫難於守成患恒弭於有備故臣等於告成之後惓惓以乞留大工餘剩銀料以備每歲修防支費蓋誠慮及於此也今徐北大

修行縷二隄已估用五萬一千有奇加以議筑高堰石隄必將大工餘銀盡數支銷亦未足用然則預爲後日修防之備者容可緩乎但臣等反覆思惟若欲派之濱河四郡之疲民則積災子遺力有不堪若欲派之各省四百萬之漕糧則所在加賦勢又不可欲再以餘鹽贖罰爲請則已經工部咨議未蒙戶部準留似難再瀆查得萬曆五年該戶部題覆淮揚撫按會題爲仰體皇仁亟處荒蕪要區開地利以厚民生事內稱往年凡遇挑河等役每引帶徵鹽銀以濟工用議將淮南北共九十萬引每引許商人帶鹽六斤赴掣每斤徵銀五釐并隨餘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

計每歲帶徵銀二萬七千兩以濟墾田之費原議至萬曆八年住支查得前項帶徵銀兩往歲原供挑河之用不係解部濟邊之數委應徵解河工備用隨該臣等會同巡鹽御史姜璧面議得行鹽地方有限若仍照原議墾田之費每歲徵銀二萬七千兩或有未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萬曆九年爲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徵銀五釐計每歲止帶徵銀一萬八千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歲修之用俟積貯稍裕又行停徵數年若支用將匱仍舊徵貯夫銀以挑河爲名今自儀真至邳徐一帶行鹽之河旣於河臣任之則此項銀兩亦係應撥之數非於分外增益也此外

別無措處更望軫念徐淮爲運道經行之地實爲天下襟喉而修河大計原爲轉運糧儲戶工二部似屬一體特賜破格議處除山東歲額不多難以協濟外合無於河南河夫銀內每歲量裒六千兩再將揚州淮安二鈔關并徐州倉分司所抽稅銀每處各量留二千兩并前帶徵鹽銀共足三萬之數俱解淮庫以濟河工若或再損實難措手伏望敕下該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其該科原題要令濱河要地俱各建設料廠每歲秋冬之交即行預積明歲修防之具司道置立循環稽考收放總理憲臣歲終奏報夫物料旣備則臨事無縮手之患稽查旣嚴則平時無冒破

之虞容臣等通行申飭逐一興舉無容別議均乞聖
裁奉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揚州淮安徐州三分
司每年各準支稅銀一千兩河南河夫銀六千兩之
外又加三千兩每年共支銀九千兩大工餘剩銀準
留一半其餘覆議相同奉旨這河工善後事宜旣已
議定著凌雲翼督率各官著實修舉以終前功餘剩
解部銀都著留用却要支費明白毋容苟且冒破其
餘俱依擬 又覆議河工補益疏題爲恭覲河工垂
成尚有可言懇乞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備
仰各司道會同即將條開事宜逐一會議要見移建
衙舍作何建設守隄官夫作何增添工食錢糧動支

何項庶免分派小民其宿遷遙隄踏勘地形要害斟酌事體緩急如應增築即估計工費錢糧應用數目逐一覆加詳議款列具陳謹題請旨 一移建管河

官衙舍以重責成一添設新隄堰夫役以便防守一

添設管隄官部夫以保新工

上三條因今昔異宜故不錄

一增築宿遷

縣遙隄以順民情先該御史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

咨行臣等委官前去宿遷一帶地方逐一踏勘如遙

隄接築果於民生漕運兩便不妨酌估具奏擇暇舉

行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踏勘議報前來覆該臣等看

得濱河郡邑俱因築有遙隄永除昏墊之患獨宿遷

傍湖無隄不免向隅之泣情委可矜但該縣北岸自

直河至古城一帶從來不議築隄者正以本處爲落
馬侍邨諸湖停蓄之所湖外馬陵諸山蟠蜿環抱天
然遙隄水無他泄不能奪河而水發之時河湖相通
縈迴展轉水勢稍得舒緩卽漢賈讓所謂使秋水得
有所休息游波寬緩而不迫也且山東蒙沂諸水俱
由此湖入河若一槩接築遙隄則河水無所停蓄而
下流難受益多潰決之虞湖水不能外出而淹浸愈
廣反增胥溺之患耳今據各司道議於直河官隄頭
起至王珣地頭止約二十里舊有民間自築小隄每
歲三四月間水發尚小若此隄無恙則麥亦有秋如
伏秋水漲至有殘缺合行該縣掌印管河官每歲冬

春間督率本地民夫或量撥徭夫協助修補此於漕
河固無損益而於民生亦有裨補矣伏乞聖裁奉旨
工部知道本部覆議相同題奉旨是 又計議河工
未盡事宜疏題爲遵奉明旨計議河工未盡事宜事
查議得先年淮北一帶惟恃縷隄東水太迫卑薄雜
沙每年伏秋泛漲決口不下數十決愈多則水愈散
而沙愈停沙愈停則河愈高而決愈甚海口衝刷無
力遂致淺狹以故徐呂而下兩岸田廬溢爲巨浸桃
清運道僅同一溝運道民生敝壞極矣幸賴廟堂堅
持獨斷部院協心經理自萬曆六年興工以來大小
決口悉皆築塞自徐抵清除中間原有高阜可恃外

餘俱創建遙隄然又慮異常暴漲遙隄或亦難容故
又於桃清北岸崔鎮徐昇季太三義鎮等處建減水
壩四座使得宣洩入湖免傷隄址告成之後又開復
邳州北岸直河一道而蒙沂諸水徑出大河開復宿
遷南岸小河一道而靈睢積水漸已消滅近又查得
沂河毛墩各涵洞一座應改減水壩見在興工若徐
州以上茶城口爲清黃接會之所自改行新河以來
地勢中亢泉水力弱每歲運艘過盡之後黃河大漲
之時或不免數日淺澀先經題準三年兩挑至期本
司照例請挑無容再議是自徐抵清五百餘里之間
所以導黃入海爲運道民生計者亦可謂算無遺策

矣以故水力既專奔流迅駛淤沙日滌河身日深海口一帶今歲倍加深闊此皆河淮合流衝刷之明效也所據淮北河工職等再四籌維委的別無未盡若欲勉強搜索恐徒糜費無補惟有遵照部科題奉欽依事例每歲責成掌印管河官將遙隄應幫處所歲加幫築縷隄要害之處隨宜量修所謂久安長治之道似不出此合行會呈具報施行奉旨工部知道

河防

一覽

張養蒙爲工科都給事中時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

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

明史橐

明神宗萬曆九年五月乙亥戶部題覆鳳陽撫按凌雲翼等奏稱淮安府屬安東縣治濱臨河海嘉靖間河決草灣口水勢直趨該縣田土湮沒後雖築塞冷沙淤積不長五穀前巡撫吳桂芳有廢縣之議今兩河工完草灣口漸復淤塞而士民安土重遷俱不願廢况該縣鹽盜充斥廢縣必須設兵反滋多事縣治仍舊存留惟一

應差糧須破格優處乞嚴敕該縣掌印治農等官用心
撫綏設法招復勿濫準詞狀以生騷擾勿過索供費以
肆誅求如三年之內民安地墾縣官疏薦擢用不職者
即行叅處疏入允行 七月壬戌朔總督漕運凌雲翼

言茶城至留城一帶運道咽喉節因黃水倒灌停淤漸
高運船率多淺阻已督行司道興工挑浚乞照往年事
例暫停進貢船隻支用錢糧俟工完核實具奏章下所

司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年正月壬午戶部覆鳳陽巡撫凌雲翼
題淮安府屬安東縣原額六十一里徐州屬蕭縣四十
六里沛縣三十八里邇因黃河變遷地失人逃議併安

東縣為四十里蕭縣三十七里沛縣三十里仍嚴督各縣官查明見存人戶照軍民匠竈原籍歸附里甲當差填注賦役冊內永為遵守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漲壞民田舍及傷人畜無數

清河縣志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正月辛未浚韓家口引渠出徐州以河防報竣陞碭山縣知縣劉守謙俸一級 二月辛卯以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凌雲翼為兵部協理京營戎政 四月己亥金州大雨河溢城盡沒

明神宗實錄

是年徐蕭河溢大水衝沒符離橋

蕭縣志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六月己酉漕運總督李世達言河

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下工部 九月戊寅漕運總督

李世達題黃河日進乞修砌郡城石隄以圖永賴章下

工部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五月丙戌巡撫鳳陽兼河道右侍郎王延瞻奏鳳淮揚三府徐泗等八州縣頻年災沴河役煩興請自今年始備用馬價俱照萬曆九年事例派

徵 閏九月戊戌起兵部右侍郎楊俊民爲戶部右侍

郎總督漕河軍務巡撫鳳陽

明神宗實錄

是年河決范家口時淮城幾爲魚鼈亟議修築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十一月辛亥巡撫寧夏都御史梁問孟題近因橫城堡修築邊牆石砌馬頭兼之河西地

軍西徙衝決則寧夏之境不免黃河之患矣欲於西岔河一帶築隄障水俾漸東流工部議覆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是年五月河決范家口水灌淮城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壩福興漸淤上厯宵旰遣科臣常居敬督塞之續又加築范口石隄全河復故

南河全考

是年五月十九日郡城東范家口衝決禾稼莊舍盡

沉

淮安府志 范家口離城十五里與劉伶臺毘連東近南灣北澗及柳浦灣西近溝頭菊花莊南近石塘萬曆間為黃河險汛今為民田矣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正月戊戌刑科給事中李國士上言先年河決桃源崔鎮口等與高家堰黃浦淺諸處徐邳間俱成巨浸賴舊總河臣潘季馴創建遙隄修閘壩築堰口導汜濫東歸雲梯關入海五六年來無水患頃

秋水靈潦橫流河決范家口凡百餘丈諸臣用力葺塞
稍得緩流可用決排之力若春漲波濤洶湧新塞之口
必決值糧運未過之日深爲可憂非嚴飭該衙門官員
乘時修治不可上曰河渠歲修先年漕臣題有舊例著
該衙門嚴督所屬用心毋得怠弛案二月乙亥總督漕
運巡撫楊一魁奏淮安自新河永清閘越城歷高堰達
清口遡清江出草灣繇赤晏廟以至安東復繇高嶺馬
家湖蒯家窪張家窪柳浦灣范家口海神廟禮字壩遺
惠莊臨淮莊以至西橋往回四百餘里河勢有曲折地
形有高下隄防有緩急數年以來隄潰於衝激地易於
陵谷昏墊之後下民其魚待決一口方修一口不惟錢

糧糜費無紀而運道所關皇陵所護民生所係匪細務也今議清河上黃河獨行隄制無虞清河下黃淮合流水漲隄微計今查前項工程雖用至七萬餘兩而淮揚百萬生靈可免胥溺之患其名募人夫擇日興工估該實用工費銀七萬一千六百九兩零將淮安府庫貯修砌歸仁隄支剩銀料八千兩工部事例銀二萬二千兩盡數動支而施爲之功一曰修高家堰以保上流一曰砌范家口以防旁決一曰疏濬草灣以殺河勢一曰修禮字壩以保新城一曰買辦料物以杜冒破一曰分定委官以便責成有旨隄堰修防事宜依議行先年開濬草灣不久淤塞虛費錢糧應否再加疏濬還著漕運等

官詳議停當具奏其餘河道工程俱要查照成規用心
保守毋得疎虞 三月壬辰工科給事中郭顯忠上言
河工每當伏秋防守水之暴漲也不過旬日其潰決多
繇隄頂漫流其直射埽灣而決者絕少今石砌范家口
等隄工或難卒辦不可拘限必先就卑薄要害處盡行
加幫且清挑而上河道已成使秋漲不決則水流愈急
水流急則刷河愈深刷河深則海口愈闊盱泗高寶等
處自可無虞至原設隄淺夫約二千名趁此畫地分工
及至伏秋令各管河佐貳帶領原設淺夫使自防守亦
可保無事然沿河疲民困苦尤甚其施爲之時只宜召
募游民不可僉派以滋騷擾命下所司 八月癸亥工

科都給事中常居敬等題開封等府陝州靈寶等州縣
自七月初十等日霖雨黃河泛漲衝決隄防漂没人畜
乞敕河南山東凡有河道地方除管河副使專理外各
於巡道照所管地方分主督理捲埽築壩補隙塞決明
立賞罰晝夜并工務俾安瀾無貽漕患工部覆奏從之

明神宗實錄

卷第三十一